

新修版

金庸

作品集 31

笑傲江湖

肆



全世界华人的共同语言

金庸

天
下
第
一
書

卷
一

第
一
回

天
下
第
一
書



I247.4/25+4=5

:4

2008

新修版

金庸作品集 31

笑傲江湖

肆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笑傲江湖/金庸著. —广州: 广州出版社, 2002.11

ISBN 978-7-80655-339-8

I. 笑… II. 金… III. 侠义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1) 第 071538 号

广东省版权局版权合同登记图字: 19-2007-087 号

本书版权由金庸先生授权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
在中国大陆(不包括香港、澳门、台湾地区)专有使用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封面图画选自董培新先生金庸小说国画

敬告读者

为了维护读者、著作权人和出版发行者的合法权益, 本书采用了新型数码防伪技术。正版图书的定价标示处及外包装盒上均贴有完好的防伪标签。刮开涂层, 可见到一组数码, 您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查验真伪。

1. 拨全国免费电话 8008301315, 按语音提示从左到右依次输入 18 位数码并按 # 键结束。
2. 使用手机或小灵通将 18 位数码作为短讯内容发至 106691603100。
3. 网上查询 www.macs.com.cn。

读者如发现盗版图书, 可向当地“扫黄打非”办公室、新闻出版局、工商管理部门、公安机关、技术监督部门举报, 或直接与我们联系。

联系电话: 020-34297719 13570022400

我们对举报盗版、盗印、销售盗版图书等侵权行为的有功人员将予以重奖。

广州出版社
广州市朗声图书有限公司



金庸先生（摄于香港）



《笑傲江湖》之令狐冲岳灵珊

由著名画家董培新先生创作

目 录

三十一	绣花		1091
三十二	并派		1121
三十三	比剑		1161
三十四	夺帅		1195
三十五	复仇		1217
三十六	伤逝		1271
三十七	迫娶		1309
三十八	聚歼		1347
三十九	拒盟		1387
四十	曲谐		1419
后 记			1450



东方不败扑

到杨莲亭身旁，

把他抱起，轻轻

放在床上，给他除了

鞋袜，拉过绣被盖在身

上，便似妻子服侍丈夫一般。



三十一 绣花

过了良久，一名紫衫侍者走了出来，居中一站，朗声说道：“文成武德、仁义英明教主有令：着白虎堂长老上官云带同俘虏进见。”

上官云道：“多谢教主恩典，教主千秋万载，一统江湖。”左手一摆，跟着那紫衫人向后进走去。任我行和向问天、盈盈抬了令狐冲跟在后面。

一路进去，走廊上排满了执戟武士，一共进了三道大铁门，来到一道长廊，数百名武士排列两旁，手中各挺一把明晃晃的长刀，交叉平举。上官云等从阵下弓腰低头而过，数百柄长刀中只要有一柄突然砍落，便不免身首异处。

任我行、向问天等身经百战，自不将这些武士放在眼里，但在见到东方不败之前先受如许屈辱，心下暗自不忿，令狐冲心想：“东方不败待属下如此无礼，如何能令人为他尽忠效力？一千教众所以没有反叛，只是迫于淫威，不敢轻举妄动而已。东方不败轻视豪杰之士，焉得不败？”

走完刀阵，来到一座门前，门前悬着厚厚的帷幕。上官云伸手推幕，走了进去，突然之间寒光闪动，八杆枪分从左右交叉向他疾刺，四杆枪在他胸前掠过，四杆枪在他背后掠过，相去均不过数寸。

令狐冲看得明白，吃了一惊，伸手去握藏在大腿绷带下的长剑，却见上官云站立不动，朗声道：“属下白虎堂长老上官云，参见文成武德、仁义英明教主！”

殿里有人说道：“进见！”八名执枪武士便即退回两旁。令狐冲这才明白，原来这八枪齐出，还是吓唬人的，倘若进殿之人心怀不轨，眼见八枪刺到，立即抽兵刃招架，便即阴谋败露了。

进得大殿，令狐冲心道：“好长的长殿！”殿堂阔不过三十来尺，纵深却有三百来尺，长殿彼端高设一座，坐着个长须老者，那自是东方不败了。殿中无窗，殿口点着明晃晃的蜡烛，东方不败身边却只点着两盏油灯，两朵火焰忽明忽暗，相距既远，火光又暗，此人相貌如何便瞧不清楚。

上官云在阶下跪倒，说道：“教主文成武德，仁义英明，中兴圣教，泽被苍生，属下白虎堂长老上官云叩见教主。”

东方不败身旁的紫衫侍从大声喝道：“你属下小使，见了教主为何不跪？”

任我行心想：“时刻未到，便跪你一跪，又有何妨？待会抽你的筋，剥你的皮。”当即低头跪下。向问天和盈盈见他跪了，也即跪倒。

上官云道：“属下几个小使朝思暮想，只盼有幸一睹教主金面，今日得蒙教主赐见，真是他们祖宗十八代积的德，一见到教主，欢喜得浑身发抖，迟了跪倒，教主恕罪。”

杨莲亭站在东方不败身旁，说道：“贾长老如何力战殉教，你禀明教主。”

上官云道：“贾长老和属下奉了教主令旨，都说我二人多年来身受教主培养提拔，大恩难报。此番教主又将这件大事交在我二人身上，想到教主平时的教诲，我二人心中的血也要沸了，均想教主算无遗策，不论派谁去擒拿令狐冲，仗着教主的威德，必定成功，教主所以派我二人去，那是无上的眷顾……”

令狐冲躺在担架之上，心中不住暗骂：“肉麻，肉麻！上官云的外号之中，总算也有个‘侠’字，说这些话居然脸不红，耳不赤，不知人间有羞耻事。”

便在此时，听得身后有人大声叫道：“东方兄弟，当真是你派

人将我捉拿吗？”这人声音苍老，但内力充沛，一句话说了出去，回音从大殿中震了回来，显得威猛之极，料想此人便是风雷堂堂主童百熊了。

杨莲亭冷冷地道：“童百熊，在这成德堂上，怎容得你大呼小叫？见了教主，怎么不跪下？胆敢不称颂教主的文武圣德？”

童百熊仰天大笑，说道：“我和东方兄弟交朋友之时，哪里有你这小子了？当年我和东方兄弟出生入死，共历患难，你这乳臭小子生也没生下来，怎轮得到你来和我说话？”

令狐冲侧过头去，此刻看得清楚，但见他白发披散，银髯戟张，脸上肌肉牵动，圆睁双眼，脸上鲜血已然凝结，神情甚是可怖。他双手双足都铐在铁铐之中，拖着极长的铁链，说到愤怒处，双手摆动，铁链发出铮铮之声。

任我行本来跪着不动，一听到铁链之声，在西湖底受囚的种种苦况突然间涌上心头，再也克制不住，身子颤动，便欲发难，却听得杨莲亭道：“在教主面前胆敢如此无礼，委实狂妄已极。你暗中和反教大叛徒任我行勾结，可知罪吗？”

童百熊道：“任教主是本教前任教主，身患重症，退休隐居杭州，这才将教务交到东方兄弟手里，怎说得上是反教大叛徒？东方兄弟，你明明白白说一句，任教主到底怎么反叛，怎么背叛本教了？”

杨莲亭道：“任我行疾病治愈之后，便应回归本教，可是他却去了少林寺，和少林、武当、嵩山诸派的掌门人勾搭，那不是反教谋叛是什么？他为什么不前来参见教主，恭聆教主的指示？”

童百熊哈哈一笑，说道：“任教主是东方兄弟的旧上司，武功见识，未必在东方兄弟之下。东方兄弟，你说是不是？”

杨莲亭大声喝道：“别在这里倚老卖老了。教主待属下兄弟宽厚，不来跟你一般见识。你若深自忏悔，明日在总坛之中，向众兄弟说明自己的胡作非为，保证今后痛改前非，对教主尽忠，教主或许还可网开一面，饶你不死。否则的话，后果如何，你自己也该

知道。”

童百熊笑道：“姓童的年近八十，早活得不耐烦了，还怕什么后果？”

杨莲亭喝道：“带人来！”紫衫侍者应道：“是！”只听得铁链声响，押了十余人上殿，有男有女，还有几个儿童。

童百熊一见到这干人进来，登时脸色大变，提气暴喝：“杨莲亭，大丈夫一身做事一身当，你拿我的儿孙来干什么？”他这一声呼喝，直震得各人耳鼓中嗡嗡作响。

令狐冲见居中而坐的东方不败身子一震，心想：“这人良心未曾尽泯，见童百熊如此情急，不免心动。”

杨莲亭笑道：“教主宝训第三条是什么？你读来听听！”童百熊重重“呸”了一声，并不答话。杨莲亭道：“童家各人听了，哪一个知道教主宝训第三条的，念出来听听。”

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说道：“文成武德、仁义英明教主宝训第三条：‘对敌须狠，斩草除根，男女老幼，不留一人。’”杨莲亭道：“很好，很好！小娃娃，十条教主宝训，你都背得出吗？”那男孩道：“都背得出。一天不读教主宝训，就吃不下饭，睡不着觉。读了教主宝训，练武有长进，打仗有气力。”杨莲亭笑道：“很对，这话是谁教你的？”那男孩道：“爸爸教的。”杨莲亭指着童百熊道：“他是谁？”那男孩道：“是爷爷。”杨莲亭道：“你爷爷不读教主宝训，不听教主的话，反而背叛教主，你说怎么样？”那男孩道：“爷爷不对。每个人都应该读教主宝训，听教主的话。”

杨莲亭向童百熊道：“你孙儿只是个十岁娃娃，尚且明白道理。你这大把年纪，怎地反而糊涂了？”

童百熊道：“我只跟姓任的、姓向的二人说过一阵子话。他们要我背叛教主，我可没答允。童百熊说一是一，说二是二，决不会做对不起人的事。”他见到全家十余口长幼全遭拿来，口气不由得软了下来。

杨莲亭道：“你倘若早这么说，也不用这么麻烦了。现下你知

错了吗？”

童百熊道：“我没有错。我没叛教，更没背叛教主。”

杨莲亭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你既不肯认错，我可救不得你了。左右，将他家属带下去，从今天起，不得给他们吃一口饭、喝一口水。”几名紫衫侍者应道：“是！”押了十余人便行。童百熊叫道：“且慢！”向杨莲亭道：“好，我认错便是。是我错了，恳求教主网开一面。”虽然认错，眼中如欲喷出火来。

杨莲亭冷笑道：“刚才你说什么来？你说什么和教主共历患难之时，我生都没生下来，是不是？”童百熊忍气吞声，道：“是我错了。”杨莲亭道：“是你错了？这么说一句话，那可容易得紧啊。你在教主之前，为何不跪？”

童百熊道：“我和教主当年是八拜之交，数十年来，向来平起平坐。”他突然提高嗓子说道：“东方兄弟，你眼见老哥哥受尽折磨，怎地不开口，不说一句话？你要老哥哥下跪于你，那容易得很。只要你说一句话，老哥哥便为你死了，也不皱一皱眉。”

东方不败坐着一动不动。一时大殿之中寂静无声，人人都望着东方不败，等他开口。可是隔了良久，他始终没出声。

童百熊叫道：“东方兄弟，这几年来，我要见你一面也难。你隐居起来，苦练《葵花宝典》，可知不知道教中故旧星散，大祸便在眉睫吗？”东方不败仍默不作声。童百熊道：“你杀我不打紧，折磨我不打紧，可是将一个威震江湖数百年的日月神教毁了，那可成了千古罪人。你为什么不说话？你是练功走了火，不会说话了，是不是？”

杨莲亭喝道：“胡说！跪下了！”两名紫衫侍者齐声吆喝，飞脚往童百熊膝弯里踢去。只听得砰砰两声响，两名紫衫侍者腿骨断折，摔了出去，口中狂喷鲜血。

童百熊叫道：“东方兄弟，我要听你亲口说一句话，死也甘心。三年多来你不出声，教中兄弟都已动疑。”杨莲亭怒道：“动什么疑？”童百熊大声道：“疑心教主遭人暗算，给服了哑药。为什么他

不说话？为什么他不说话？”杨莲亭冷笑道：“教主金口，岂为你这等反教叛徒轻开？左右，将他带了下去！”八名紫衫侍者应声而上。

童百熊大呼：“东方兄弟，我要瞧瞧你，是谁害得你不能说话？”双手舞动，铁链挥起，双足拖着铁链，便向东方不败抢去。

八名紫衫侍者见他神威凛凛，不敢逼进。杨莲亭大叫：“拿住他，拿住他！”殿下武士只在门口高声呐喊，不敢上殿。教中立有严规，教众若携带兵刃踏入成德殿一步，那是十恶不赦的死罪。东方不败站起身来，便欲转入后殿。

童百熊叫道：“东方兄弟，别走！”加快脚步。他双足给铁镣系住，行走不快，心中一急，摔了出去。他乘势几个筋斗，跟着向前扑出，和东方不败相去已不过百尺之遥。

杨莲亭大呼：“大胆叛徒，行刺教主！众武士，快上殿擒拿叛徒！”

任我行见东方不败闪避之状极为狼狈，而童百熊与他相距尚远，一时赶他不上，从怀中摸出三枚铜钱，运力于掌，向东方不败掷了过去。盈盈叫道：“动手吧！”

令狐冲一跃而起，从绷带中抽出长剑。向问天从担架的木棍中抽出兵刃，分交任我行和盈盈，跟着用力一抽，担架下的绳索原来是一条软鞭。四个人展开轻功，抢将上去。

只听得东方不败“啊”的一声叫，额头上中了一枚铜钱，鲜血涔涔而下。任我行发射这三枚铜钱时和他相距甚远，掷中他额头时力道已尽，所受的只是些肌肤轻伤。但东方不败号称武功天下第一，居然连这样的一枚铜钱也避不开，自是情理之所无。

任我行哈哈大笑，叫道：“这东方不败是假货。”

向问天刷的一鞭，卷住了杨莲亭的双足，登时便将他拖倒。

东方不败掩面狂奔。令狐冲斜刺里兜过去，截住他去路，长剑一指，喝道：“站住！”岂知东方不败急奔之下，竟不会收足，身子便向剑尖上撞来。令狐冲急忙缩剑，左掌轻轻拍出，东方不败仰天直

摔出去。

任我行纵身抢到，一把抓住东方不败后颈，将他提到殿口，大声道：“众人听着，这家伙假冒东方不败，祸乱我日月神教，大家看清了他嘴脸。”

但见这人五官相貌，和东方不败实在十分相似，只是此刻神色惶急，和东方不败平素那泰然自若、胸有成竹的神态，却有天壤之别。众武士面面相觑，都惊得说不出话来。

任我行大声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不好好说，我把你脑袋砸得稀烂。”

那人只吓得全身发抖，颤声道：“小……小……人……人……叫……叫……叫……”

向问天已点了杨莲亭数处穴道，将他拉到殿口，喝问：“这人到底叫什么名字？”

杨莲亭昂然道：“你是什么东西，也配来问我？我认得你是反教叛徒向问天。日月神教早将你革逐出教，你凭什么重回黑木崖来？”

向问天冷笑道：“我上黑木崖来，便是为了收拾你这奸徒！”右掌一起，喀的一声，将他左腿小腿骨斩断。岂知杨莲亭武功平平，为人居然极硬朗，喝道：“你有种便将我杀了，这等折磨老子，算什么英雄好汉？”向问天笑道：“有这等便宜的事？”手起掌落，喀的一声响，又将他右腿小腿骨斩断，左手一桩，将他顿在地下。

杨莲亭双足着地，小腿上的断骨戳将上来，剧痛可想而知，可是他竟不哼一声。

向问天大拇指一翘，赞道：“好汉子！我不再折磨你便了。”在那假东方不败肚子上轻轻一拳，问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那人“啊”的大叫，说道：“小……小……人……名……名叫……包……包……包……”向问天道：“你姓包，是不是？”那人道：“是……是……包……包……包……”结结巴巴的半天，也没说出叫包什么名字。